

楚

寶

楚寶悲四、

明、梁谿高世恭彙旂父、臨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第 一 侯較訂、

名臣、

尹吉甫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楚房縣人初宣王卽位厥精
中興乃命吉甫帥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爲賦
六月之章以叙其事厥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

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中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
咸作詩以贈送之

聖楷曰嘗考周官內史之職掌王八柄掌書王命
以詔王聽治漢唐宋相沿所謂中書令是也百官
之本國家樞機非有庸勳超格才量清遠者未易
授也吉甫或自北伐之後擢居是職亦允稱賢明
之選矣然吉甫贈仲山甫詩舉其職曰式是百辟
王躬是保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
方爰發豈亦以冢宰而兼爲內史乎宣王官人固

其家法後代有宰相兼領中書令或加中書令者皆得此意而朱子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似未確、

房縣考、

按房縣卽古房子國其地有房山四面石室如房故名舜封堯子丹朱于房戰國屬楚地秦漢爲房陵縣屬漢中魏唐爲房州中宗以廬陵王被廢居房州今有廬陵城焉地志誤作四川瀘州人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皆誤也文按房縣有湯泉在

縣東十里宋洪邁夷堅志泉中產硃砂有粉水在
縣東北五十里源出房山經穀城入漢江雍州記
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于諸水俗呼粉漬江
又房州圖經云西連九室窈若曲房南柵建鼓以
望勾將是亦一形勝之區也

文之無畏

文之無畏，字子舟。楚穆王九年，會陳侯、鄭伯、蔡侯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

官乎。莊王十九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益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孽，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之。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亾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亾也。亾，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晉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
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
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至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賣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因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中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寡人知死而不敢廢王命。主棄言焉。主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劉向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莊王赦而歸之。晉

爵之爲上卿故世言霍虎

聖楷曰申舟爲宋孟諸之役不廢王命以死莊王亦不自棄其言故伐宋君臣之間信義儼然却又生出解揚致命一事皆可爲後世人臣死封疆者法也子反夜爲華元所劫懼而吐實使敵人知備專命辱國罪莫大焉而公羊穀梁俱取而大之何也且左氏云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此是後世劍客之術如楚倫之類故子反懼而與之盟公羊乃謂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又謂子反對

莊王曰君請處此臣請歸爾云云傲慢悖理豈對君父之言乎當從左爲是

孟諸考

孟諸乃九畿之一爾雅云十畿宋有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是也又風俗通謂漢有九州之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豈宋之考耶高適夫封丘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蓬夫滄洲人而云然者少時客梁宋間故也此亦是一證

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康王二年代子囊爲令尹五年鄭
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
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室告子庚曰國人
謂不穀至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
五年師徒不出入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
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固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蟠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然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
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為子馮公子格帥銳師
侵費滑齊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
牢而反于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
下甚兩及之楚師多凍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
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八年、子庚卒、以公子追舒爲令尹。

聖楷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故從楚而叛晉、其師甚無名、高又不義、子庚弗許、可謂識大、乃楚康強之以出兵、卒罹東雨之咎、而應南風之奏、子庚何罪焉。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知言哉。又按左傳曰、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

宮。厥。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曰。嗟。我。懷。人。寤。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時。卷。耳。詩。作。如。此。解。亦。奇。太。抵。古。人。讀。詩。包。廣。而。舉。微。非。有。專。指。如。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又。如。韓。詩。外。傳。所。舉。篇。章。皆。此。類。

申無字

申無字仕楚爲芋尹曰芋尹無字。靈王立會諸侯於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亾人以實之。無字之闢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

潛無字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
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至聖人有
十等至聖王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
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凶荒閔
有逃凶者當所以得天下也大蒐其衆若先君文王作僕區之
法曰盜所隱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

無所執逃臣也。退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晉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王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高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靈王十年，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城陳蔡不羹，暗使公子棄疾爲蔡公。問於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

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五則大無羈不在內，五則細無今蔡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前音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無字子曰：申亥，鬬公乾谿之難。王沿夏入於鄢。申亥曰：吾父再好王，命主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闢，以歸。王縊于申亥氏。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春秋外傳曰：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
范無宇。即申無字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
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
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
有利者。晉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邾
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忠嚴
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
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邾費實弱襄公，齊渠

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衛實難桓景
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
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
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
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
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旣其失也
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
之旣至童蠶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
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

王曰是知天。恐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華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聖楷曰。申無字。荅使棄疾爲蔡公一段文字。內外傳俱載。繁簡不同。各極其妙。昔人謂左氏聖于文。信然哉。因備錄之。可悟作文之法。

棄疾考

棄疾卽楚平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王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

太室之庭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
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
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
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
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公子申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聊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主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警，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子使徐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昭王大封
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
幸若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至吝又疆其禦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曹裔
也高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璽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我盍姑億

也安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

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始病十年吳師

伐楚戰於栢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子西

帥奔徒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

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

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

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

隨時將涉於成臼藍尹嚳涉其孥不與余舟必殺之

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黥敗楚舟師，獲滂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楚，楚大夫又皆懼，自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文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晉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從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在國

天有菑疢，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張，視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不救。」乃救陳師于陳。父自春至秋，十戰不吉，十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

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譬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寒卒於城父子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見殺于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藺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

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處吳，爲白公十年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聖楷曰：楚令尹子西始而讓國昭王，爲義至高。既而料敵制勝，安定楚國，以至報讐次第，色色可觀。其失着處，惟召白公一事耳。近代小儒不曉讀書，因孔子彼哉一語，遂抹殺其賢，可笑甚也。且孔子不答或問，深意固未可測，而小儒又謂子西沮書。

社之封故孔子惡之不足採錄然則晏嬰之沮孔子與子西無異何獨不絕其交此皆俗論無補於世昔陳亮有言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抵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嗟乎子所以取公子申也

遷郢於都考

按水經注、郢古都、予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後遷都焉。秦滅楚、復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韓愈有宜城驛記、甚詳。文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聞茅屋祭昭王。

楚昭王考

按昭王軫、平王秦女之孫也。立十年、而吳師入郢。十一年、反國。二十一年、救陳、卒于城父。是歲也有

雲如衆赤身。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禘。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宐哉！」

黃琬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失父，蚤而辯慧。祖父璽，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璽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璽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璽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璽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璽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

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尤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
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
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
遺京師爲之誣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
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昶殷參等並以
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
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
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

題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題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弃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

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自公作亂於楚，屈廬背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殺之。時年五十二。

聖楷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
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子琰所以犯難而不
顧也惜乎與王允共謀誅卓而不救蔡邕之死王
公無後琰豈獨存君子不能無深咎焉耳

日食考

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未驗
其所行之遲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推其遲
速又未詳其交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
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

高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卽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若夫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而目爲之食者此則繫乎人事之感也今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自有食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蓋是時梁太后攝政故天變應之

祝良

祝良字名卿

字平

長沙人順帝永建中爲洛陽令時

大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庭階告誠引罪自辰至申
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
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太尉龐參
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良聞之率吏卒入大
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
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
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未幾出補并州刺史。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羗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羗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畧。李固建議，謂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因舉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關，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罍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祭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聖楷按祝良本長沙人楚紀與湖廣總志俱作長沙湘鄉人大誤兩漢時湘鄉屬零陵魏漢書何得云長沙也一統志作臨湘人是又按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聰明博學以廉平見稱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龐參妻絕相類一殺子一殺婢良皆收治悍婦之風其稍息乎

鄭產

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因言於繩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於是更名白土爲更生鄉。

聖楷曰：禁殺子女之慘，近日當事亦有動念。及此者，然皆榜示虛文，未嘗實實以救人爲已事。如先賢鄭公之所爲也。大抵溺殺子女有二端：其一，家貧不能養活，其一母苦不樂多子，尤惡生女。以此

習爲殘忍不自知非倘爲上者既多方以勸悟之復嚴法制以禁其母厚生殖以周其窳民卽無良寧忍故殺其子哉程子云士苟存心愛物卽一介之士亦必有所濟吾故於鄉公贊歎之矣復載記管人所行輒效者數則于後使有所觀感而惻然也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曰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

帝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嬰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剝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又鄂人有秦光亭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胡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避獨念其妹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在律故。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
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
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
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
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
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外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
畜猶爾而况於人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

皆不舉潛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
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人特未知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

厚德錄曰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卽
棄之稍長卽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
有荻場其利甚博而爲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
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
者至一千三百七千有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

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此事與鄭公相類。而設處之法。更巧。居尊位者。當以爲法。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塋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從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

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
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款自和居官
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
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
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拍矣違覆而得
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
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
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慙勤有忠於
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啓諷。論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
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
此。

蜀書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隆身長八尺，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
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水經注
曰：沔水文東過襄陽縣北，與檀谿水合。谿之陽有
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

家○身○縱○目○擅○谿○念○崔○徐○之○友○未○嘗○不○撫○膺○躡○路○悵○
悵○終○日○矣○

三○國○志○注○曰○備○變○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至○簿○
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仕○至○兗○州○刺○史○右○驃○騎○將○
軍○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太將軍闓字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
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虜，齒不恤我難而
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張，厲
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卒，百城無主，吳又使
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
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犇柯北
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奏會荊州刺史
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

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
罷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追封
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
後問先輩。空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
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

聖楷曰：羅憲初師事譙周，及蜀歸順，侍讌華林，論
薦蜀才，獨不舉其師者，豈亦惡其建策降魏而鄙
薄之耶？今觀憲守永安、犍城、繕甲完聚，距戰經年，
卒保無虞，其謀畧亦足奇矣。使後主毅然不納譙

周之言君固固守背城借一猶有生氣卽不然退
次東鄙以思後圖蜀未始無人也蓋是時憲以重
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
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
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
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亾
耶惜哉一夫誤計漢業遽斬此北地王譙所以痛
哭於昭烈之廟也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王隱齊作荆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蚤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于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

無吝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
定到入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恩臣無越
境之交上下體因人德歸厚秦及斯道罷侯置守風
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
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
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頤頤
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敷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
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
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空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閉

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
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
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
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驥括於間伍則
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
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卽人思
反本修之於鄉諱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
入轉尙書郎駁制奴婢限數及貶秩居官筭奏文多

不載太熙初遷廷尉平又駁廷尉所奏再遷中書郎
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
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習心隱逸由是羣才
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珣燕國霍原馮翊吉
詡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
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
中書奏原高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
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
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淳競宜黜其有履
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
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隼評以一風流然古
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
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語嘿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
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實非所謂擬人
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

舉之至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
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藟藟道藝外無希
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謚
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娶河南尹軼
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
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
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

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動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符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高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古因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老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因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窮嶷亾表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魏矩至江州刺史世說新語曰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

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伯雅
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
非私親之言

九品考

按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雜處詳覈
無所尚書陳羣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縣俱置
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
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
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

或道義虧喪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
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
銓第等級焉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
其闕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
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

州今澧

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

胤胤至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

每有盛坐高。儻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儻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尙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儻與丹陽尹玉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儻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儻以堂明之制。旣甚難詳。且樂至於和。禮至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

後明堂確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
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
竄諂於魯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
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
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宣
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
嘉胤隆安初遷吏部尙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
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命自殺俄而胤卒朝廷
傷之

聖。措。曰。元。顯。道。子。之。愛。子。也。安。有。欲。誅。人。愛。子。而。密。言。之。於。父。乎。且。元。顯。少。年。兇。銳。邪。黨。傾。附。道。子。耽。荒。麴。藥。信。惑。讒。諛。而。武。子。自。蹈。危。機。寧。有。生。理。哉。至。黜。國。寶。之。姦。不。署。殊。禮。之。奏。卓。然。可。與。事。君。矣。

囊螢考

按今澧州車渚市有張螢臺卽武子少讀書囊螢處也又其墓在州東三十里新城鎮今建書院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嘉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間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羈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

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嵇嘉，部廬陵從事。下邳
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
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
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
在堂，兄躬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
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寔，故應尚
德之舉。大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
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彦。嘉在坐，次
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

自寬褻歷觀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
喜褻之得嘉奇嘉爲褻之所得乃益寵焉舉秀才又
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
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叅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
月九日溫遊龍山叅佐畢集四第二甥咸在坐時佐
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
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叅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
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趨見嘲笑而請筆作

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
刪定郎不拜孝宗稷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
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爲刺史謝永別駕
永和會稽人喪父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
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
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
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
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遇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
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

俄遷長史在朝。賸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
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遷之龍山。顧景酣宴。遣夕乃歸。
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
終於家。年五十一。嘉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
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達寄。
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
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
生善酣。不愆其意。

蘇軾史評曰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殷浩豈安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聖楷曰晉書附沈充于王敦傳後此逆黨理應附著若桓溫傳後綴以孟嘉似傷忠厚且其傳語踈畧不稱嘉之為人予故取陶元亮所撰孟府君傳庶幾大雅君子之德有所表見焉

郟鄂考

按前漢書江夏郡統縣十四後漢書江夏郡統縣十二晉書江夏郡統縣七俱有郟縣而無鄂蓋漢晉江夏郡置於今之雲夢縣北四十里非今之江夏縣也今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亦屬江夏郡至三國吳時又分江夏置武昌郡統縣七始有陽新與鄂縣陽新卽析鄂之南境也以郡邑沿革考之鄂卽今武昌縣是陽新卽今興國州是而郟則今之羅山縣地也其地與孝感相聯隔在漢江西北

相去甚遠。故嘉別傳云：江夏鄙人曾祖父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其說甚明。乃宋人惟知宗爲江夏人而不考。宗爲江夏之鄙人，遂稱江夏縣城東有露竹院爲宗故宅。紹興間立祠以祀。一統志亦相沿，以宗爲江夏縣人。武昌縣志又引別傳訛鄙爲鄂，以宗爲武昌縣人，俱誤甚。近雲間陸伯生撰廣輿記於孟嘉墓下注云：嘉嘗爲陽新令，卒葬此，尤可笑。古今不學無識之人，妄自撰著如此類，何可勝數。

龍山考

按龍山在江陵縣西北十五里山勢綿延俗名嶺山其上有落帽臺錢希言龍山記云龍山蜿蜒如龍逕西北羣岡而來又東盡于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胡絮落帽臺記云萬年固佳士然所事非人風伯爲之免冠耳此亦可謂善譴

樂詢

樂詢字蔚遠南陽滄陽人屬南郡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罷物試諸甥詢時尚幼高所取惟書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詢等使讀畢言所記詢畧讀具舉愨益善之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詢爲驃騎行參軍嶷嘗問詢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詢隨問立對若按圖牒窺益重焉或譖詢解門如市窺遣覘之方見詢閣閣讀書後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

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叛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譙問以西事譙上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治中救付以修復府州事譙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項之咸畢而役不及民九年豫章王嶷薨譙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譙爲諮議叅軍義師起蕭穎胄引譙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大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譙發江陵艇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譙性公疆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忽庫中火欲

推舉者。詢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爲廣州刺史。卒官。詢姊適徵士同羈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詢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子法。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天監初。累官至尚書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後爲江夏太守。便

道還鄉割宅爲寺樓心物表云

聖楷曰武陵志有樂令園云譚爲武陵令時治園
植棗李去後百姓愛之不忍剪伐因名按譚本傳
未嘗爲武陵令也但遷龍陽相時齊豫章王巖爲
武陵太守雅善譚爲政而後人遂因而訛傳之與
龍縣志中如此類甚多皆當刪去